

程杰著

中文趣味



中 文 趣 味

程 杰 著

南 京 出 版 公 司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十日七版

中文趣味

作者：程杰

發行人：陳明章

出版者：南京出版公司

發行所：南京出版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五五〇巷三弄三十號二樓
電話：7516568・7710056

劃檢：一〇七七九九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四七號

印刷者：文萃印刷公司

定價：六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顧問：朱盛淇律師

住址：台北市秀山街一一〇號
電話：三三一一一六五

自序

這本中文趣味是我在幾個中學教國文時的補充教材。最初有的曾經油印，有的只是口述，其中有幾篇也曾在幾個期刊裏發表過。現在把它們收集在一起，成了這本書。

中學生對於國文課，常覺枯燥無味。在教室裏，總是老師講，學生聽，兩方面都沒趣味。有的學生乘教師不注意的時候，偷做別的功課，或是打瞌睡。遇着嚴格一點的教師，也是眼在書上，心在外面，不能把教師的話吸收進去。為了補救這些缺點，幾年來我教國文的時候，總是使它趣味化。不過這種趣味化，並不是隨意說笑，而是把一些有趣的資料，拼進所學的教材裏面，像鹽調和青菜一樣。有時，叫他們聽，有時叫他們做，結果學生都感到極大的興趣。

有的學生在課外閒談時對我說：「老師，你的比喻真多，我們聽了，很有趣味。」記得有一年在上海市立模範中學教初三的國文，暑假後回來，學生知道了我不教他們這班。改教高二的，初三學生很不滿意，推派代表向校長請願，結果校長答

應了他們，但高二的一級聽說如此，也不滿意。弄得校長沒辦法，只好兩班國文都給我教了。直到現在，這些學生看見我，還常提起這一件「搶老師」的故事。

還記得在滬江大學主辦的職工夜校裏，我教一班初二的國文，起初祇有二十幾個人，他們聽得很得意，風聲傳開，學生越來越多，從二十幾人增至四十幾人，教室裏空地都站滿了。後來改在大禮堂上課，不到一個星期，學生從二十幾個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幾人。這種情形使我對國文的教授更感興趣。

這樣一面教，一面搜集材料，幾年來手頭已有好幾冊厚厚的活葉分類材料了。近一年來，抽暇將所有材料略加整理，在自己的堂上利用作文時間，比較有規律的講過一遍，學生很感興趣，這本書就是這樣編成的。

作者學識淺陋，錯誤處在所難免，望讀者指正。如本書能引起學生對國文的更大興趣，和補充國文教師一些有趣的材料，作者就引為滿足了。

目錄

第壹篇 漢字的趣味

你認識多少字.....二

漢字的趣味.....七

巧聯妙對.....一三

字的建築.....一八

第貳篇 文體的趣味

幾首奇特的詩.....二四

最愛讀的傳記.....二九

關於日記.....三四

書信的溫情.....四〇

詞的特點——愁.....四五

第參篇 文人的趣味

文人怪癖.....五〇

短命詩人.....五三

文人的出身.....五八

文人興趣的變遷.....六三

第肆篇 文章的趣味

三字妙句.....六八

山水文學.....七二

從陳情表說起.....七六

文學裏的月亮.....七九

一個字的苦心.....八四

第伍篇 讀書的趣味

書的可愛.....八八

讀書的樂趣.....九三

第陸篇 作文的趣味

材料的搜集.....九九

文章的心——情感.....一〇五

思想的泉源.....一二

作家的倉庫——經驗·····	一一九
神祕的靈感·····	一二六
題目的趣味·····	一三四
有意思寫不出來·····	一四三
文章的修改·····	一五五
錯字和別字的分析·····	一六二
寫作的環境·····	一七九
寫作的修養·····	一八九
附錄：絕妙滑稽聯話·····	一九六

第壹篇 漢字的趣味

你認識多少字

中國的兒童到學校裏去，不是求學，也不是讀書，乃是識字。大人看到初入學的小孩學總是問他：「你認識幾個字？」小學生從第一天到學校裏，就是識字。從小學升入中學，還是翻字典，問教師，努力識字。即使在大學裏，還免不了有識字的工作。到底我們這樣努力識字，已經認得多少字呢？中國究竟有多少字？懂多少才够用？這都是有趣的問題。

中國字都是單獨的，所以數目很多。多得一個人讀了半生的書，還有許多不識的字。有的國文教師叫學生背字典，結果也不能把中國字統統認識。

中國字雖然很多，但大部份已經是沒有用的死字 (Dead words)，除了專門研究文字學的人，在這些字裏鑽研以外，我們用不着完全認識它——而且實際上完全認識也是不可能的事。

中國字中，雖然有一部份是死字，已經沒有多少用處；但是另有一部份是我們常遇到、是很有用的，普通稱爲「常用字彙」的這些字我們應當首先認識，並且要

認識得十分正確。這對於閱讀寫作都有很大的裨益的。

我們先來談談中國字到底有多少個吧！

中國的字數，歷代不同，因為每個時代都有新的字產生。並且現在所有的字典，因為用的人不同，所以編印的字也不同。馬瀛編的平民字典裏，祇有四千四百三十一個字；王雲五的小字典裏有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個字；康熙字典裏有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個字；中華大字典裏有四萬四千九百零八個字。從民國九年新文化運動以來，歐美學術輸入，中國的新字增加了許多。有人估計新舊字總共算來，總在四萬六千個單字以上。

何以說，中國字是隨着時代增加的？這情形可以從下面歷代的字典中看出來。

漢 說文解字（許慎著）

九三五三字

魏 聲韻（李登著）

一一五二〇字

魏 廣雅（張揖著）

一八一五〇字

梁 玉篇（顧野王著）

一二七二六字

唐 唐韻（孫愐著）

二六一九四字

宋 類篇（王洙胡宿等著）

三一九一三字

明 字彙（梅膺祚著）

三三一七九字

清 康熙字典（張玉書等著）

四二一七四字

民國 中華大字典（歐陽溥存等著）

四四九〇八字

從這裏我們知道中國字在魏朝和清朝增加的最快。這大概是因為魏清兩代和民族接觸特多，吸收了許多外來語的緣故吧！

中國字這樣多，要全認識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曾經這樣計算一下，如果一個人每天認五個，不分晴雨，不論假日，不管生病與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要費二十五年以上時間。每日識十個字，也要費十二年半以上的光陰。

爲了免除這困難，所以有一些沒用的字，我們就不必學了；單把有用的字學會也就够了。但是，那些字是最有用的呢？我們要識多少字才够用呢？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許多人花費時間來研究。民國九年陳鶴琴曾經把許多兒童讀物、報紙、雜誌、小學生的課外作品、新舊小說、聖經等書裏面的字，分析研究，得到語體文應用字彙四千二百六十一個。敖弘德也把國父的留聲演講、中國革命史略、諺語選、新生活及時報裏的字分析研究，得常用字彙四千三百三十九個。李

智曾估計出「最常用的四千字，約佔普通讀物的百分之九九·八」。可見一個人如果認識四千個中國字就够用了。四千字只不過佔中國字總數的十分之一，可見中國的「死字」有多少。

你知道你識得多少字嗎？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三個問題。

也許你以爲已經認識很多中國字，絕對不止四千這個數目。我恐怕你估計得太，不信的話，現在可以試驗試驗。

以下有一百個字，這是用機會法從一本字典裏抽出來的（原測驗爲中國心理學家張耀翔所編）。一百字中的每一個字，代表一百三十五個字。因爲字典裏總共一萬三千五百個字。你先把一百個字，一個一個的認識一下，只要知道那個字的讀音和意思，就算認識那個字。看看一百個字裏，你總共認識幾個，然後乘一百三十五倍，就是你現在識字的數量。比方，一百個字裏，你認識（如果只知道讀音，不知道意思；或是只知道意思，不知道讀音，就算半個字）三十一個，那麼， $32 \times 135 = 4320$ ，你就共識四千三百二十個中國字，足夠閱讀普通的書報了。下面就是測驗用的 一百個字：

花、和、叩、切、全、居、奔、科、直、臺、腓、職、謹、異、璧、綱、

紂、緇、密、島、邦、朵、僑、俱、俞、助、協、嚕、汁、崎、喋、枯、狂、
疆、桔、瘦、羹、蚤、藥、蔭、軸、辯、鯉、策、窩、放、消、漕、時、跼、
烝、濫、旂、遙、亂、郊、藟、鉗、坎、掛、扞、僑、恡、培、桀、樗、
瀧、爰、攝、泐、礫、苻、賺、蝕、振、閉、變、經、籛、蠱、蠱、瘰、潑、
猿、爛、臘、蔕、蔕、蕘、鳩、牒、訛、穉、鎔、鰲、駢、駢、駢。

根據許多人的統計結果，初一的學生，應當識四二六二個；初二的學生，應當識四八八七個；初三的學生應當識五一四；高一的學生應當識五四七三個；高二的學生應當識五六三二個；高三的學生應當識五八六二個。你識多少個？誠實的測量一下吧！如果在標準以下，你應當努力識字，否則你的國文程度就有落後的危險！

漢字的趣味

有一個外國人說：「中國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文字。」

的確，中國字是很有趣的。它除了其實用的效能外，還是一種道地的藝術品，遊戲的工具，甚至做迷信的材料。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字的藝術性。

在我們的客廳裏，書房中，商店家，辦公室裡，往往喜歡掛着名人的字，作爲點綴。即使是鄉下人，在過年的時候，也喜歡在門上貼幾副紅對子。爲甚麼要這樣呢？因爲中國字是一種藝術品，像圖畫一樣。你看：每一個字都像一座建築物，有它自己的構造和姿態。每一個字像一朵小小的鮮花，耐人尋味，足供欣賞。尤其是加上勁鋒、烏黑的松墨和朱紅的印鑑，造成我國特有的東方藝術。

中國字所以這樣的美觀，其中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字大都是對稱的。對稱的東西往往是美麗可愛的。

中國人尤其喜歡對稱的東西，你看家庭的佈置：椅子分列兩旁，花瓶總是一對

，門是兩扇，楹柱左右各一，石獅東西對列，廂房分爲東西，大廳的門也分上下。社會上有許多美麗的符號，都是對稱的：紅十字會的十字，紅卍字會的卍字，基督教的十字架、青年會的三角，都是不偏不倚的圖案。如果你留心，社會上許多地方都含着對稱的成分。再說，我們人的外形，不正是一個對稱的典型嗎？手、足、耳、目，都是左右各一，無怪乎我們人類這樣自負了。

中國字正符合這個勻稱律。我曾統計過一部小字典，一千八百二十九個單字中，像燕雨朋等十分勻稱的字有五百七十二個之多，佔全體百分之三十。中國文學中有許多美句，字字都是勻稱，像「暮春三月」，「萬里無雲」，「霓裳一曲」等都是。我曾經這樣想，若是有人能完全用勻稱的中國字寫成一篇文章，字形的美和內容的美合奏，必能成爲一篇空前的佳作。

中國字所以美觀，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字是象形字，由字形能够表達字意。

拼音的文字是以形表聲，中國字是以形表意，有「一字傳神」的功能。例如「赫」字十足表現出一個大將威武的神氣。一個「嬌」字可以表現出一個美女回眸微笑的姿態。文心雕龍裏有這樣的幾句話：「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

杲杲爲日出之容」。都是說明這個「一字傳神」的意思。

有時我們翻閱一篇記敘文，一眼看去，不要細讀，就可以領會所描寫的是山水，是花草。因爲字裏行間都呈現着水、石、花、木、園、林、芳草的樣子，就像畫出的圖畫一般。

其次，我們再談談中國字的「遊戲性」。

文字本來是遊戲的工具之一。像歐美的「迷陣遊戲」(Puzzle) 不正是文字的遊戲嗎？中國字因爲是一個個各自獨立，像些方木一樣，可以搭成各式各樣的玩意兒。並且中國字多是由幾個字拼起來的，所以有一種拆合性，這種拆合性，便產生了一些有趣的遊戲。一個「讀」字，可以拆成「言士四貝」四個字。一個十字和一個口字，可以合成「古叶田由甲」等字。有人用這種拆合的方法，編出下面一些有趣的句子：

門口問信，人言不久使來。

八刀分肉，內人和議不均。

奴手拏花，草化為螢飛去。

一個字既然可以拆成幾個字，因此產生了一種拆合對字的遊戲。例如天字，可